

白
話
宣
講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三版

白話宣講

降生後一千九百三十七年
宣化主教程准

◎ 白話宣講目錄 ◎

重印白話宣講序

白話宣講自序

天地有一真主宰

誰是真神

天主造天地神人萬物

天主教是真宗教

天主十誡

天堂地獄

人人都該奉天主教

一

二

一〇

一五

三一

四一

四九

五六

◎重印白話宣講序◎

夫人爲萬物之靈 惟爲物靈 始能究本推原 深知造化之有真宗
而存真養性 昭事欽崇 爲須臾不可忽者也 惟爲物靈 始能
推己及人 確識人類原爲一祖 而胞與愛護 禮讓普接 爲時事
不可無者也 惟爲物靈 始能進化 始能守法，身賴以修 家賴
以齊 國賴以治 此人生之大道歟 順其道而行之 無往而非幸
福 逆其道而行之 無往而非禍患 人有靈明 雖好惡不同 環
境不同 而求福避禍之心性 無古無今 無中無外 無不相同也
求福避禍之心性既大同一致 何以人間之疾苦 國家之禍患
反日多一日耶 曰此無他 不得其道耳 是故欲謀人間幸福 必

使人人各得其道 欲人各得其道 則非宣講不爲功 欲使一般失學之苦同胞 得獲幸福之道 尤非以通俗之百話宣講不爲功 然則白話宣講一書 雖文理平俗 而破迷津 指正路 願手援國人 同入幸福之大道 生前獲太平 身後得永福 所關豈淺鮮哉 初版刷印頗多 深恐久儲高閣 詎意不脛而行 未一年架上已空 無以應求者之願 因是書版權 蒙著者贈與本館 茲當重印之際 爰誌數語 或以稍慰著者之苦心歟

降生後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五月一日 鄧維屏序於宗座駐華代表公署內公教圖書館

(10000 + 5000)

●白話宣講序●

伏思 提倡道德 維持人格 顧全名譽等詞 本爲君子而設 若
普通人民 何謂道德 何謂人格 何謂名譽 在所不計 抑或
不曉 故日日提倡道德 而道德不行 維持人格 而人格破產 顧
全名譽 而名譽掃地 百計思之 惟有真正宗教 係救世良藥
引導人心 使人軌道 眞宗教爲何 曰天主教 然人或誤爲洋教
凡崇奉之者 不曰奸細 即曰帝國主義的走狗 或目之爲迷信
不值智者一顧 鄙人有迫於此 雖不文少學 竊時錄平日之演
說 成一小冊 曰白話宣講 雖係粗言俚語 自信道理眞正 望
閱者諒之 倘惠賜敲推 則更感激矣 己巳夏著於蔚縣西河營夏伯多祿

● 天地有一眞主宰 ●

水有源 樹有根 這是最確的事實 人人相信 人人皆知 與反對者不留絲毫的餘地 我們抬頭見天 天上有日月星宿 低頭看地 地上有山川河海 水中產魚鱉蝦蟹 地長五穀百果 及萬類草木花卉 空中有飛禽 地上有走獸 萬物最貴的 還有人類這些萬物 就沒有個根源麼 請要注意 仔細的研究一番 萬事有因 纔有果 有果 就有因 這種事實 不容疑貳的 見果必究 則必有因 譬如冰果也 冷因也 見冰 就不用問冷不冷了 不冷 怎麼凍冰 看見一所房屋 必知有蓋房之人 晚上見燈光亮 就知有人在燈裏放油點燈 更知有作燈的工匠 那麼我

們看見天地萬物 也就該知道 必然有個造牠們的真正主宰 請看日頭如此明亮 是誰在裏頭放油 又是誰點牠呢 若說是電力 當然亦有磨電的 開電門的 這又是誰呢 恐要有人說 日頭是神 人都叫牠爺爺 (當此破除迷信的時代 此話本不值辯 然而我這是給鄉下苦同胞們講的 不得不多說幾句廢話 請多原諒 爲荷) 我答說日頭不是神 並且是個死物 本來日頭不動 是地球旋轉 我不講天文 不用管牠是誰轉 據我們眼所見的說罷 日出於東 而落於西 自古至今 每日如此 牠如果是活的 就沒有個乏 沒有個病麼 病了乏了 就不許在西邊歇他一宿 明日從西邊出來 那位聽說過 日頭從西方出過 那就如鐘表走法 一點 兩點 三點鐘…… 他不會倒轉 三點到兩點…… 因

作牠的工匠 按排的機輪 使他一點兩點鐘的走 所以牠不會兩點 一點鐘的走 日頭也是如此 造他的主宰 使他從東而西的轉 故他不會自西往東走 可見日頭決然是死的 我們叫他爺爺 不是迷信麼 日頭是死物 又完全是火體 植物 如草木吸取牠的熱 纔能生長 動物 如人畜借牠的光亮 纔能動作 日頭若離地球過近 世上的萬物 必被焚燒 若離的過遠 則牠的熱力 光力不足 就不能助萬物動作生長了 而牠離地球不遠 也不近 恰恰當當 合合適適 完全適和萬物的需用 奇不奇 妙不妙呢 若沒有個主宰 造成掌管 這都是偶然的 能夠麼 再就我們人說 人不能自有 必賴父母產生 父母還有父母 父母之父母 也有父母 往上推 推到極點 到了人類的頭一個老

祖宗 他當然亦不能自有 何況產生之權 亦非完全操之父母 因此纔有荒胎不生的 願生男 反生女 望女倒生男 若說產生之權由父母 是爲父母者 莫不願其子女是聰明俊秀者 爲什麼有許多人 生來就是殘廢 如胎生就四肢不全 禿瞎聾啞之輩 這不是明擺的 冥冥中有個主宰 主持一切麼 恐怕有人說 那回我在學堂裏聽人講過 人是猴進化的 換言說 就是猴變的 你要真信這話 可就把我急煞了 因爲這話不近情理 簡直的是罵人 俗話常說 萬物之中 人爲貴 人要是猴進化的 那麼鬧了半天 我們尊貴的人 是猴的子孫 換言說 就是猴崽子 這不是罵人麼 況實事是決然不能夠 猴沒有變人的可能性 按哲學的理說 萬物各分各類 各有各的界限 牠是不能夠越範圍

過界限的 譬如塊然不生長的 叫頑物 或死物 礦物 如石
土金銀銅鐵等 再推到能生長的 如草木等 叫植物 不能過界
限 就是死物 不能夠變成能生長的植物 在植物以上的 叫動
物 如飛禽走獸等 植物亦不能過了牠的界限 進化變成動物
最貴的是我們人 叫靈明的動物 惟獨人能明理 能思想分別善
惡 既然死物不能進化植物 植物亦不能進化動物 怎麼動物就
會進化靈明的人呢 就是死物變成動物 猴亦不能變成人 因為
猴的界限 離靈明的人的界限更遠 創說人是猴進化的 是外國
人達而文 他也就是那麼一說 並沒有具體確實的證據 當時的
人就不信 他爲研究猴亦有靈明 就往深山樹林子猴多處 找他
的祖宗去了 豈知他硬要認祖宗 猴却不認他爲子孫 反要害他

他爲防猴之害 教人在一棵大樹上 作了一個大木籠 住在裏頭（自囚木籠以罰他創此邪說之罪） 爲研究猴的動作 爲同他們好來往 他也想了各樣的法子 爲教猴明白他的意思 豈知猴絲毫不懂 他也沒曉得猴的意思 住了好幾個月 末末了完全失敗 從此更沒有人信了 我們拾來人家外國人不要的 還當好的 豈不可笑麼 還有個顯明的証據 猴不能夠變成人 譬如馱馬本是同類的動物 若用人工 教馱馬相配 生下的是騾子 騾子就不能生產 不獨動物是如此 連植物亦一樣 就是接的杏 接桃種上他的核 就不出 何況人同猴 並不同類的 豈能進化成人呢 若然 人類早當斷種了 再以外表上說 猴的前腿比後腿長 人的胳膊沒有腿長 這又是人不是變猴的一個證據 我想也

沒有這個理 也就不多用多說了 再譬如 見國家任官設吏爲治民
練兵訓將爲衛國 各界人民全都有秩有序 不紊不亂 各安生
業 就知必有良好的政府 最高的機關 以治理之 那麼早起亮
晚間黑 冬冷夏熱 四季輪轉 當有風時纔有風 當下雨時纔
下雨 以及人生禍福無常 壽數有限 人莫不貪生惡死 而必定
死 謀求幸福 反多苦惱 人必耕織 方有衣食 禽獸不耕不織
亦有衣食 人會製造器械以自衛 而禽獸動物之類 則有喙羽
蹄角爪牙爲兵器 能夠保衛身體 而身小力弱者 則有一種毒水
臭味 如蛇蝎之類 使敵害他們的 不敢近前 您說妙不妙呢
至於各個的身體組織的精細 結構的巧妙 雖格物家 亦不能窮
究其理 再看這些動物外表的美麗 他們所需要的 又都完備

還有很微小 人眼不能見 如水中有許多微生物 長圓不等 用顯微鏡則能見之 這些微小的東西 都有生命 都要有構置 有需用 應用的都有 這個不是明明的告訴我們 有一個造萬物掌管萬物的真神 真主宰麼 從此看來 若說天地萬物沒有主宰 那就如說水沒有源 樹沒有根 是一樣了 各樣事物有如沒有 了 萬物的問題也就沒有解決了 我給衆位說個故事 聽聽 在 外國有一位博士 是無神派 不信有神 一日他往他的一個天主教朋友家去了 正趕上一個孩子從學堂回家 博士問童子說 念什麼書呢 答應說 念天主經 他一聽天主二字 很不痛快的說 那裏來的天主 都是人捏造的 孩子說 若沒有天主 那裏來的天地萬物 比方說 您看院子裏的雞 是從那裏來的 博士說

是從雞蛋裏生出來的 孩子說 蛋從那裏來的呢 博士說 雞下的 孩子說 是先有的雞 還是先有的蛋呢 博士說 當然是先有雞 孩子說 頭一個雞是那裏來的 答說 是從蛋裏生出來的 孩子說 那麼是先有蛋了 您怎麼說先有雞呢 我也不管那些 個 先有的雞 我問您頭一個雞是怎麼有的 先有的蛋 我問您頭一個蛋是怎麼有的 博士不能答 孩子說 我告訴您說 先有的雞 頭一個雞是天主造的 先有的蛋頭一個蛋是天主造的 博士惟有臉紅而已 從此看來 不信神的博士 還不如信神的一個孩子 有見識 有學問啊 再說信神的 日日爲善 猶不足 惟恐鑒察於神 不信神者 反任意做惡 肆無忌憚 我纔敢下個斷語 不信神者 亦不是良心中真不信有神 不過是不願受約束

任意放肆作惡耳 眞神眞主宰是定然有的

● 誰是眞神 ●

據上所說 眞神主宰 是不能沒有的 這個眞神 是萬物的根源
萬物都是他從無中造成的 而他確實是自有的 是緊要的有
因爲沒有他 萬物都不能有 是無始無終 沒有起首 沒有末末
了 人製造什麼 總得需材料 譬如木匠有木頭纔能作活 造物
主是從沒有造成萬有 外國人於科學 電學等等 進步很速 眞
可說是一日千里 怒教他 作個有生命的小虫子 或是作株小草
也教他生長 結子 我敢說 什麼外國樣的能人 也是作不了
造物主造了天地萬物 活的也有 死的也有 飛的也有 走的

也有 眞是奇奇妙妙 他就是再造這麼千千萬萬天地 亦不費吹灰之力 不過是一命就有 這個主宰 當然是全能的 是無窮無盡的 是沒有限量的 世界的萬物 多的數不清 牠們各分其類 各有各能 各有各性 全都各得其所 各安其生 眞是千奇萬妙 無奇不有 按排的是非常的完全 有秩有序 絲毫不亂 這個主宰 當然是全智 全知的 他的明智 是不可限量的 這些萬物可有 亦可沒有 造物主並不需用一物 造了這些萬物 全是從他仁愛好施來的 這個主宰 是無窮美善的 至仁至慈 至尊而無對 至貴而無比 造成掌管天地萬物眞主宰 本來無名可名 就是我們不知該怎麼叫他纔好 天是頂高極大的 主字是很尊貴的 故叫天主 自後只用天主二字 恐怕有人說 我們也知

道有天主 不是老天爺麼 我答說很好 您既知道有個老天爺 我問您可有個老天爺廟 爲恭敬老天爺麼 沒有吧 叫天主 比叫老天爺好 人比牲物尊貴 誰養着牲物 說是牲物的主人 不說是爺 天主比我們人更尊貴 當然叫天主 比較老天爺更相宜 又說 那麼我們廟裏恭敬的好些個神 就沒有個是真的麼 若是有真的 那不是就好了麼 您信有神 用心恭敬神 這是天理良心 是很好的 到底要注意些 不要好心用錯了 恭敬的不是神 那可就是錯了 我敢說 除了天主以外 別的神聖都是假的 不可恭敬 譬如佛不是神 是人 他生在印度國 地名天竺 那時候在周昭王廿四年 他活到七十九歲 背上生毒瘡死了 可見他是個有生有死的人 決沒有是神的可能性

再看 各村都有老爺廟 或說關帝廟 恭敬的就是關公 婦孺皆知 關公是三國時候的人 劉備託他都守荊州 他竟將荊州丟失 被孫權所害 他活的時候 不能守荊州 保全自個兒的性命 死了之後 人恭敬他 就能祈福免禍麼 豈有此理 若說是明朝神宗封他爲神 這就是迷信了 皇帝也是個人 那有封神之可能 不過用這封神的法子欺人 爲他效死 爭權奪地而已 我們已被人欺 尙不知醒悟 還拿皇帝封神的迷信話來談天 豈不教人悲嘆乎 說起迷信的人來 真也教人憐惜的慌 有神當敬 本是良心的理 到底真假不察 胡亂恭敬 那就難免要走錯道了 譬如青龍白虎都要恭敬 誰不知道 石匠打成碾子 就叫青龍 打成磨子叫白虎 那麼拿這塊石頭打成別的物件 也不青龍白虎了

若肯用明悟略略的想想 誰肯給塊頑石 燒香禮拜呢 要知這些假神的來歷 可參看邪正理考 聖教理証等書 我也不必多說了 不過我下個簡單的斷語 除了天主外 迷信家所敬的神 出不去這三樣 或是死過去的古人 或是一樣牲畜 動物之類 或是死物 這些東西那能是神呢 請三思之。

●天主造天地神人萬物●

上回我們說過 有個自有的天主 無始無終 全能全知全善 賞善罰惡 萬物都是由他造成 我如今要講 天主怎麼造成的天地神人萬物 連沒有天地之先的事 我也要說說 恐怕有人聽了這句話 要說我說大話 既沒有天地 那裏有人 那時候的事

你就會知道了呢。這話也說的有理。本來沒有人。人怎麼能記載。到底若是天主默啟。告訴人寫在書上的。可就有了考據了。蒙天主默啟的人。名叫梅瑟。生在埃及。或稱厄日多國。時在西歷前一千七百二十五年。即中國商太甲朝。蒙天主默啟所著之書。名古經。古經是十分有價值的。不是迷信家的小說。稗史能比的。所以我就要據古經的話。講說天主造神人萬物的歷史了。天主沒有造天地萬物之先。先造了無數的神。這些個神。是沒有肉體軀質的。無形無像的神體。本性的美好。才能的廣大。是人類萬不能比的。一經造成。天主就安置他們在天堂上。為教他們永遠享福。到底天主的至公。是不能無功食祿的。天主就自己隱藏起來了。他們的聰明智識比人大得多。為教他們尋找天主。立

功享福 可惜他們當中爲首的 名叫路濟弗而 看見自己的聰明
智慧 美麗光榮在衆神之上 他就大發驕傲 自尊自大的說 我
將來見了天主 要同他一樣平起 而且還煽惑羣神 叫他們歸附
自己 果然天神之中三分之一 竟被他迷惑 拿他當造物之神
朝拜起來了 天主大發義怒 立時造了一個烈火的大窯 內中萬
苦具備 名叫地獄 把那些背了天主的神 一齊打落地獄 變成
了魔鬼 受永遠沒完的苦刑 這就是魔鬼的來歷 迷信家說 活
的爲人 死了是鬼的話 真是錯了 人只是人 活的是活人 死
了是死人 萬沒有人死了爲鬼之理 魔鬼纔是鬼呢 其餘沒有背
天主的衆神 算立了功 在天堂同天主永遠享福 就是我們如今
叫他們天神

因爲魔鬼背逆了天主 犯了重罪 被罰下了地獄 天主這才造天地萬物 天主怎麼造的天地萬物呢 是用了六個時期的工夫 起初天主先造了光亮 所以爲分別黑暗 這是第一個時期 然後天主造成了蒼天 拿空中的水分開上下 那輕清的上升 就是我們所看的晴天 那沉重的下降 盈溢地面 泛濫空中 這就是第二個時期所造 天主教地面上的水 流聚在一處 爲露出乾土來 那聚水的地方 叫海洋 那沒水乾處 就是陸地 又命陸地生長各色各樣的五穀百果 菜蔬花草 叫他們開花結子 各傳各類 這是第三個時期 第四個時期 天主造了日頭月亮 日頭光照白日 月亮光照黑夜 又造了無數的星辰 第五個時期 天主造了水中的魚鱉 空中的飛禽 又造了各種的走獸昆蟲 又教這些

動物能夠生子傳類 天主造了這些萬物 本是爲人享用 倘若不信 再往下看就明白了 第六個時期天主用黃土造成個人形 雖有四肢百體 然而是一個泥塑的頑物 不能行動 天主又付了個靈魂 這纔成了個活人 這個人就是人類的始祖 名叫亞當 天主親親愛愛的 問亞當說 你看滿地上的動物植物死物等等 多的不計其數 這些東西都是爲你造的 從今起首 上天下地的物類 我全都交給你 爲你享用 說也奇怪 那些走獸 雖是蠢笨凶猛的 亞當按着他們的性情 給各動物取個名 叫他就來 麀之即去 天主並按置亞當 在一個極美好的園中 名叫地堂 這個地方真確是福地 裏頭不獨有各樣的飛禽 各種的走獸 各類的魚鱉蟲蟻 還有各種的花草 菜蔬果品之類 種類多的不知幾千

幾萬 簡單的說 應用的 莫不具備 而且天時是非常的溫和
不冷亦不熱 人亦不生疾病 無苦無憂 常生不老 真是說不盡
的福樂 天主待亞當是這樣的好 到底他的至公至義不能教他無
功食祿 遂向亞當說 地堂一概的果木 都許你採食 我單給你
指出一棵樹來 結的果子叫命果 不許你採食 你若聽我的命
你在世享夠了福 我教你升天堂 同我永遠享福 倘若你敢不聽
我的話 擅敢嗜食 你當知道這個關係 罪在必死 而且還累及
你的子子孫孫 亞當在地堂裏 可真是非常的享福 樣樣都稱心
如意 實在是天外世界 到底獨自一人 總覺有點孤單 天主趁
亞當睡覺時 取了他一條肋骨 拿肉補滿了骨孔 用這條肋骨
造了個女身 又付了她一個靈魂 成了活人 名叫厄娃 這就是

人類的始祖母 待亞當醒了 天主說 你看我給你造了個夥伴
亞當幸喜非常 遂配爲夫婦 傳生人類
天主這樣愛人 本是爲教人 立功之後升天堂 以補魔鬼丟了的
地位 魔鬼見了 怒如油煎 心實不甘 一日見厄娃 正在命果
樹下徘徊散心 魔鬼附了一條蛇身 盤在樹上 給厄娃說 地堂
裏有這許多果品 天主爲什麼不准你們全吃呢 答說 一總的樹
果 天主都准我們採食 惟獨這棵樹上的果子 有天主的嚴命
不但不准採食 連動也動不得的 若犯了他的命 就得死 魔鬼
說 那來的話 若吃了這棵樹上的果子 萬不能死 還要能分別
善惡 就同天主一樣了 厄娃聽說 抬頭一看 果然見果子非常
的鮮美好看 諒必也好吃 就伸手摘下一個來吃了 又摘下一個

遞給亞當 亞當明知吃了這個非同小可 可了不了 無如夫婦的情深不好違拗 就接過來吃了 這可就真鬧壞了 天主大發義怒 命天神把他們倆 趕出地堂 來到我們如今住的世界 所以人人不但肉身要死 還是不能升天堂了 這就是原罪的害 天主無限的仁慈 不忍的罰人下地獄 同魔鬼永遠受苦 遂許下要打發救世主 救贖世人 後來救世主降生在世 取名耶穌 立領洗聖事 爲赦原罪 因爲人都是亞當厄娃的子孫 不論誰在母胎時 一成人就有原罪 得不了赦萬不能得救 人有靈魂 靈魂是不死不滅的

上邊說 天主造人肉身後 又造一靈魂 纔成了活人 這話並不是迷信 實在是有理可證的 按哲學說 魂分三等 能教一個東

西生長 開花結子 以傳其類的魂叫生魂 植物 如草木皆有生魂 第二是覺魂 比生魂就貴的多了 覺能不獨能教物件生長傳類 還能夠行動知覺 被打他覺得疼 餓了要吃 有性命的危險 知道躲避 這是覺魂的本能 是動物 如禽獸昆虫皆有覺魂 若說覺魂 比生魂尊貴 您看一個有靈魂的小虫子 能夠咬死一棵大樹 最尊貴的是靈魂 維獨人有 靈魂的本能 能助物生長 行動知覺 還能明理 分別善惡 靈魂有三類本能 明悟 記含愛欲 明悟能明白事理 能思想 禽獸是決沒有的 亦不完全 就如老馬識途 禽鳥認窩 然而禽獸只能記有形之事 不能記無形像的事 人能記無形像的事 還能推記 譬如見別人有病 能想起自己也病過 因今年的冷 能推記去年的冷 禽獸是不會

的 愛欲能愛 亦能惡 非明白事理 不能分別是可愛的 或可恨的 禽獸既沒有明悟 他們的愛恨 只可說是被動 不得不然 因此亦沒有愛欲 惟獨人有明悟 有完全的記含 有愛欲 可見只有人有靈魂 生魂覺魂是倚賴體 就是自己不能存在 就如草木活的 生魂亦在 草木死了 生魂也就完了 禽獸活着 覺魂也在 禽獸死了 覺魂也散了 因為天主造了他們 原是爲人 他們活的 人能夠用他們 他們死了 他們的用處已經完了 天主造他們的目的 也達到了 有人戒殺放生 拿這個謂善 若說戒殺 放生爲愛惜禽獸之命 出自不忍之心 我也不敢反對 若說一命還一命 對與人是理所當然的 若對與禽獸 一命還一命 或說在世吃肉四兩 死後還肉半斤 那就錯了 是迷信 本

來天主爲人造的萬物 騾馬牛有力 人用他們的力 豬羊沒有力
除了吃肉 還有什麼用 人吃他們的肉 有什麼不好 蒙古人
不種五穀 除了吃肉 沒有別的吃的 活六十歲的蒙古人 該吃
多少肉呢 若吃四兩 還半斤 是怎麼個還法 幾時纔還清呢
再說 禽獸中有好些個是吃肉的 譬如小燕以捕蚊蟲爲食 一個
小燕一天裏頭 不知吃幾千 幾百蚊蟲 一夏天更不知吃幾十萬
蚊蟲 若一命還一命 幾萬年纔能還完 小燕豈不該絕種了麼
何況是天主造了牠們 給牠們的本性 生來就得吃肉捕蟲 難到
說天主也錯了麼 豈有此理 您若有餘錢有意行善 奉勸捐助育
嬰堂更好 救一嬰兒之命 比救千萬鳥之命還好 致於靈魂是自
立的體 就是人活着靈魂也活着 人死了 靈魂仍舊活着 他

是不死不滅不能散的 要永遠存在 所以說死了死了 一死就了
或說人死如燈滅的話 實是錯誤了 要知爲什麼人死了不能完
請往下看就明白了 人死後不能算完了 亦沒有輪迴託生之說
從上面的理看來 人確實有個靈魂 靈魂是不死不散的 所以
人死了 是不能完的 凡人作一件事 必有目的爲頭 天主造了
萬物 全是爲人 請看 天地間日月星宿 山川河海 動物植物
等等 是多大的規模 天主做了如此規模的事 就沒有個目的爲
頭麼 既然全是爲人造的 若人一死就完了 天主造人的目的地
何在 他可爲什麼造人呢 禽獸草木一死就完了 天主按置牠們
活的時候 很有福 譬如一個小家雀 就外面說牠很有福 他不
耕種 不織布 也有吃的 也有穿的 牠早晨從窩裏一出來 落

在地下 底頭就吃 毫不費事 他有一身 合合式式的小皮襖穿
着 冬天不冷 夏天亦不熱 從內裏的方面說 牠心裏什麼亦不
想 什麼亦不管 並且沒有什麼亦不愁 吃飽了 喝足了 就心
滿意足 揀棵樹一落 去享他的幸福了 有句成語 爲表白人心
的喜快說 喜如雀躍 可見牠心中是非常的喜悅 牠夠多麼有福
呢 別的禽獸亦莫不是這樣 再者一棵花 是多麼美麗 好看
人都跟不上 爲表顯一個人的美 說如花似玉 可見比人更美
看他長的青枝綠葉 茂茂盛盛的 眞如笑面迎人 爲表顯他感謝
造物主 待他的美好 我們若細心觀察萬物 見牠們全是各有各
的幸福 足見天主待萬物全都好

惟有人不是這樣了 外面有外面的苦 心裏有心裏的苦 先說爲

吃穿二字 人得費多大的事 得出多少的力 不用說 農人春耕
秋收 其間不知出了多少汗 風吹雨洒 還提得着麼 買賣拔山
過海 起早睡晚等辛苦 全爲吃穿二字 就說富貴人坐在家裏
端上飯來 他還嫌這個不適口 那個不好吃 還是免不了有苦
再加上疾病的疼痛 冷熱不均 天災人禍 外面說不清有多少苦
心裏更苦了 一天起來沒有這樣憂愁 就有那樣的煩惱 個個
人心裏總是有苦 您看人夠多麼苦呢 若是人一死就完了 與草
木同朽 世界上不是數着人苦了麼 天主爲什麼待別的東西就那
麼好 待人就這麼苦呢 因爲禽獸草木之類 一死魂就散 完
了他們的事了 他們活的時候 天主待他們纔那麼好 以顯天主
的慈善 人死後完不了 纔教人有苦 爲教人知道 世上不是久

居之地 好預算後來 再說人既明明白白的懂得 什麼是善 什麼爲惡 又知道該行善 不當做惡 人又有自主之權 行善作惡 都憑自己的意願 行了善有功 作了惡必定是有罪 這是很顯明的理 有功的應該得賞 有罪的理當受罰 不這樣 就沒有公道了 善人當時事事 順心如意的納福 惡人該事事傷心逆意的受罰 平日所見的 反是善人常有受苦的 惡人反常有享福的 譬如一個善人忍貧受辱 終日只顧自修自勉 謹小慎微 不敢稍微做點損人利己的事 他們這樣辦法 一輩子不知當受多少苦 一個惡人如土匪一類的 殺人放火 姦盜邪淫 任意作惡 隨意尋樂 或掌有大權的 爲顧一己的私利 就宣戰打仗 死多少 人 不用說 還教許多無辜小民 受大害 他們反在家裏平平安安

安的享福 真要是一死就完了 還講什麼公道 從這些理看來
人死後是萬萬不能完的

有人說 我也知道死後是不能完的 不是還有輪迴託生之說麼
我答說 是 人死了不完是真的 若說託生轉生的話 是假的
不能是真的 因為與理上說不下去 您說是如今人多 是早先人
多呢 定而不可疑的 是越往先推人越少 譬如某村王姓是大族
一族中總夠幾百人 若倒回三百年去 說不定許是一兩個人呵
從此可知世界上 越往先推 人越少 推到起初 必是一男一
女兩個人 到如今世界五大州總夠十幾萬萬人 若說是星宿降世
這是迷信的話 我不講天文 不用說星宿是怎麼回事 您問學
堂裏的小學生 就能明白 我不過說 星宿萬不能降世轉人 若

說是牲和轉生的 這話更沒有理 如前頭我們說過 牲畜的魂是覺魂 只有人有靈魂 覺魂萬不能成靈魂 就依您說 前生行了善 後輩子纔能託生人 若前生作了惡 後輩子就得轉生畜牲 我先問您該講孝道不該 定然該講 若不孝不可爲人 那麼誰沒有祖宗 誰都有先輩子 祖宗死了 托生了什麼 有誰知道 只可說不知道 既不知道 人還敢嫁娶麼 萬一嫁的娶的是上輩子的祖宗 可怎好 生了子女 敢叫他兒子女兒麼 還敢使牲和吃豬羊肉 穿羊皮麼 若是上輩子祖宗託生的 我問您怎麼講 孝 就該把孝字去了 去了孝字 世界亦算沒有好人了 都該轉生畜牲 世界上人也不見少 一年比一年還多 畜牲之類亦加增 可見輪迴托生 是沒有的 人死後既不能完 亦沒有輪迴托生

到底是怎麼着 後來我再說

◎天主教是真宗教不是洋教◎

據上面的理說來 造物主是實有的 人死後是不能完的 現在是
不常久的 後來是永遠沒完的 人既然有明悟 能思想 就該仔
細的想想 人活一世 不論窮富貴賤 都免不了有苦 末末了總
得死 誰也逃不了 人活在世上可爲什麼來呢 若說爲功名富貴
得了富貴還是有苦 並且還不能常享 因爲要死 爲名呢 死
後雖留名後世 自己個兒既不知不覺 要名有何用呢 實際上說
天主造了人 本爲恭敬天主 行善避惡 誰行了善 死後永遠得
賞 誰作了惡 要永遠受罰 要知道怎麼恭敬天主 該行什麼善

當避什麼惡 當有真正的宗教 因為宗教的性質 教人怎麼敬
神 怎麼自修 那麼在我們的國裏 教門林立 就如佛教 道教
三聖等教 是真宗教麼 我敢大胆下個斷語 除了天主教外
全球上亦沒有真正的宗教 真宗教理當恭敬真神 還是真神立的
教 有了這四個要素 纔能是真教 不然就是假的 佛老等教
敬的神如前面所說 出不去這三樣 或是死過去的古 或是一
牲畜 或是死的 這三樣都不是神 既然所恭敬的神不是神 那
就從根本上錯了 怎麼能夠是真宗教 也就沒有研究的價值了
人都知道 有回教 耶穌教 這二教 雖然恭敬的 是造天地萬
物的主宰 到底不是天主立的教 回教是瑪罕莫德立的 耶穌教
是路德耳瑪丁德國人 英皇恩里各第八等人立的 既不是天主立

的教 也不是眞教 崇奉的人 不能得救

天主教是天主立的教。是從一有人就有了這個教。不過是分三個時期。自人類始祖 亞當厄娃奉的就是天主教。那時因爲沒有文字亦沒有書籍 名叫性教。後來出了一位大聖人 名梅瑟。如前面所述。天主默示給他。教他將天主造天地的歷史。並教中禮規。寫在書上。因爲有了書。就叫書教。這是第二時期。又統名古教。再如前面所說。亞當厄娃如何背了天主的命。犯了罪。如何被逐出地堂。天主又如何許下。要打發救世者。所以古教時期的人民。常常仰望救世主降生救贖世人。在那時期中出了許多熱心恭敬天主。有德的善人。他們比衆人盼望救世主更懇切。天主就將救世主降生的景況時日地點等。默示他們。他們都寫在書上了。

這些人都叫先知 後來耶穌降生 同他們所記載的全都符合
可見耶穌真是救世的天主 耶穌到三十歲傳道立的教 就是如今
的天主教 這是從歷史上說 天主教 是天主立的教
從表面上說 就是要用眼看天主教的奇事 也可以看出來 是
天主立的教 我如今先簡單的講明 耶穌是降生的天主 然後再
歸到正題 耶穌降生的景況 地方 完全符合先知的預言 可以
證明他是救世的天主 就是他傳教時 做的種種奇事 也可以證
明他是真天主 就如聖經上記的 耶穌叫死了的人再活 教瞎子
看見 聾子聽見 各等的病人 耶穌只說好了罷 就痊好了 教
海裏的風浪止住 風也不颳了 浪也不起啦 他要不是真天主
如何有這樣的權能呢 你若說聖經所記 如小說一樣 可有什麼

價值 我請你先要細細察察 再下斷語 聖經分古經新經 如上面所說 梅瑟所記載的卽古經 新經記載的 是耶穌的言行 是四位聖史所寫的 四位中有二位是耶穌的宗徒 其餘二位 是別位宗徒們的徒弟 他們四位寫聖經 不是在一樣的時候 也不是在一個地方 所用的言語 還不是一國的文字 到底所記載的事跡 一點也不差 完全符合 可見全是實事 聖經是十二分有價值的書 耶穌纔傳了三年教 就爲救贖世人的罪 甘心受了極厲害的苦 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了 我說耶穌是甘心願意死 爲救世人 請看聖經上記載的 惡人捕拿耶穌時 耶穌說你們找誰 他們說找耶穌 耶穌說是我 他們那時就驚死倒地了 耶穌又說你們起來拿我罷 我定的時候到了 他們纔能起來拿耶穌 這不

是耶穌甘心受難爲救贖世人的罪麼 再看耶穌纔起首傳教 就被人害死了 是這教的根還不深蒂還不固 傳教的頭目就被人害死 這教就該無形中消滅了 再說耶穌收的十二位宗徒 大多數是鄉間打魚的粗人 請您想耶穌是死了 留下這樣的十二個人 這教還怎麼傳 而且他們十二位 後來也全爲天主致了命 就是因爲傳教 都被人害了 這個教按理想上說 是萬不能存在的 譬如不論發起一件什麼事 那事方纔起首 就將爲首的拿住殺了 這件事自然就要消滅了 天主教不是這樣 依理想不能有的事 憑人力是萬辦不到的事 他的結果 他的成績 是特別非常的完好 您語奇不奇 妙不妙呢 創立天主教的耶穌被人殺害了 他收的十二位宗徒 又都被人殺害了 他們傳的教 不但沒有滅了

而且傳到普天下 是人跡能到的地方 就有天主教 全球天主教的人數 有好幾萬萬 而且這好幾萬萬天主教的人 各國都有 言語文字不同 風俗性情各別 到底所信的道理 所守的總規 是完全一樣 譬如我們中國信佛的人數不少 若說到純粹不亂 獨敬佛的人 那就不多了 英美德諸國 耶穌教的人不少 到底他們分四十餘門 若單獨信一樣的道理的人數 也就不多了 回回教信的道理雖是一樣 他們的人數 亦不到一萬萬 從此看來 全球上天主教的人數 比那一教的人都多的多 還有一件奇事 就是天主教的人 不怕殺害 越殺越多 您不信 請看前清光緒二十六年 拳匪殺害天主教 是多麼兇惡 眞是斬草除根 雞犬不留 那時候中國的天主教的人數 四十餘萬

到如今纔三十年 中國現在天主教的人數 夠二百七十餘萬 據理想說 是越殺越少 萬沒有越殺越多的 這可真是莫明其妙了 還有好多的奇事 我不能盡說啦 不過從這些奇事看來 是人力萬辦不到的 暗中定然有天主的帮助 若不是天主立的教 天主爲什麼這樣維持呢 這又是實事上證明天主教 是天主立的教 再說天主教的內容 就是應信的道理 當守的誠命 是完好無缺的 除非是全知的天主定的 人的智識 沒有這樣完全周到的 若說是怎麼個完全好法 下回我再說 因爲不是簡單的幾句話能講明的 所以我先把這題目截住 先說天主教不是洋教 奉天主教的不是隨洋人 如上面說的 天主教是耶穌立的 耶穌生在小亞細亞 猶太國 同我們是一洲一塊土 並沒有隔的海洋 耶穌

的十二位宗徒 全是亞洲人 是宗徒們去到歐洲傳教 所以歐洲人先奉了教 怎麼可以說 天主教是外國教洋教呢 若說奉天主教的中國人 隨了洋人 請問歐洲是隨了誰呢

天主教是天主的公教 不能分國土的界限 就如天上的日頭 您能夠說中國的日頭 英法美等國的日頭嗎 有人這樣說 別人定然要笑他 天主教亦是這樣 是人人該恭敬天主 人人都當奉天主立的教 不能分出你的教我的教 這一國的教 那一國的教 如果奉了天主教 就不給政府納糧繳稅 或是不守國家的法律 您可以說是隨了外國啦 奉了天主教的 仍然給政府繳納糧稅 而且天主的誠命中 第四誠命人孝敬父母 不獨生身的是父母 當孝敬 連政府官長都是父母 都該孝敬聽命 若不聽政府的正

命 亦是背逆天主的誠命 是我們奉了天主教 更成了國家的良民 怎麼是隨了洋人呢 您若一口咬定啦 天主教是從外洋傳來的 奉天主教就是隨洋人 我先申明我不隨洋人 然後我要同您拾死扛了 請問在您家中 使用的物件中 有洋貨沒有 您身上穿的有外國的材料沒有 恐怕很不少吧 您既是用洋東西 穿洋布衣料 也隨了洋人了 再看當兵使的是洋槍洋炮 穿的是洋式制服 帶的是外國帽 難到說都隨了洋人麼 有這個理麼 許這麼說麼 請您明白答覆

◎天主十誠◎

上回我已講明 真正宗教的要素 第一該恭敬真神 第二該是真

神立的教 天主教恭敬的 是起初造了天地神人萬物的真天主
不能不是真神 從歷史上考察 根據理論 有很顯明事跡 可以
証明是天主設立的真教 如今我再說說 天主教的誡命 是多麼
齊全完好 天主教人當守的大誡命有十條 叫天主十誡 因爲是
天主親自規定了 又親自宣布的 刻在石板上 交與梅瑟 若據
歷代聖賢的註解 細講天主十誡 得講一兩個月 可寫得成一大
部書 我不過簡單的稍略講講就是了 天主十誡是什麼呢 (一)
欽崇一天主在萬有之上 (二) 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 (三)
守瞻禮之日 (四) 孝敬父母 (五) 毋殺人 (六) 毋行邪
淫 (七) 毋偷盜 (八) 毋妄証 (九) 毋願他人妻 (十)
毋貪他人財物 這就是天主十誡 雖分十條 總歸兩條 就是愛

天主在愛萬有之上 愛人如己 前三誠是愛天主 後七誠是愛人
一 欽崇 一 天主在萬有之上 是第一條誠命 命人恭敬 愛慕一
個天主 在萬有之上 在這一誠裏 有命人當辦的 有禁止不許
做的 當用信望愛三德恭敬天主 我講的信 不是謎信 所信的
是有憑有據可考的 信有一位造天地萬物的天主 至公至義
賞善罰惡 信天主立的教 教中的規則誠命是當守的 信天主說
的話 就是聖經的道理 只信不夠 還當實行所信的 望就是倚
靠 盼望天主 賞賜靈魂肉身 種種的福 免各樣的禍 倚靠天
主 因他是全能的 盼望天主 因他是至慈的 還有法子 能得
所盼望的恩惠 就是念經 祈禱 領聖事等 該愛天主 因爲天
主是萬萬美善的根源 世界上一切 可愛的人物事件 全是天主

所造 則造物主更可愛 何況天主待人無數的恩惠 人人理當知恩報愛 請注意這個愛字 這是真教的特別的標幟 也是天主教的真精神 別的教門 對於他們恭敬的神 就是一個怕字 怕受罰 怕受苦 而愛是樂 在這一條誡命禁止的 是除天主之外 不許再拿別的人或物 當真神恭敬 不許作異端

第二誡 是不許叫着天主的聖名 發假誓 命人以口舌恭敬天主 叫呼天主聖名時 當恭敬愛慕 凡同天主聖名有關係的事都當作 如該尊敬聖物 恭敬聖母瑪利亞天神聖人聖女 若在天主前許愿得還 不許在別的神前許愿還愿

第三誡 命人在瞻禮主日罷工 就是不許做活 不准作活 並不是忌諱 說作了活 有什麼兇禍 叫主日 是說天主的日子 在

這一天裏 該另外恭敬天主 若作活 便沒有工天 不許作活
爲的是有了工夫 專心致意的 恭敬天主 也爲感謝天主 待人
種種的恩惠 特爲紀念 造生的恩惠 如前面說的 天主用六天
造成天地萬物 第七天止了工

第四誡 命人敬孝父母 父母者 不獨生身的 是父母 就是政
府官長師父長上之列 都有父母的名分 都該孝敬 是怎麼個孝
敬法 有三個條款 第一 該從心疼愛父母 只說愛不夠 該以
實行証之 二 是尊敬父母 在父母前當敬禮 三 聽父母的正
命 若父母出的命不正 不當聽 譬如爲父母的 若命兒女去作
奸盜邪淫的事 則不當聽 爲父母的 當管教兒女 也有三個條
款 一是以正理愛子女 二是好好的管教 三是在子女前 要用

善表引導子女行善避惡 還命兄愛弟敬 夫倡婦隨 簡單的說

五倫之道 全包含在此誠之內

第五誠 不許殺人 說的是普通的人 不許殺人 若操生殺之權者 按法律殺人 不犯誠命 把人害死了 叫殺人 不許作 就是連與人有害的事 概不許作 譬如不許心中恨人 嘴裏罵人 不許害別人 亦不許害自己 譬如不許自行無常 或吸鴉片喝醉酒等事

第六誠 不許行邪淫 除了正夫正妻之外 若行男女媾合之事 全是邪淫 就是持已 亦要清潔 若非理尋肉身的邪樂 亦是邪淫 爲這條誠命 情願直接的犯誠命 全是大罪 到底有時 因原故不重 亦不是大罪 譬如第五誠 不許罵人 若罵人不因恨

是爲玩耍 就不是大罪 爲第六誠 只要是故意犯的 全是大罪 可見此罪之重 不可輕犯

第七誠 毋偷盜 不許偷盜 明搶暗偷 大犯誠命 是有罪的 總而言之 凡不是你的 物 財物的主人不願給你 你不論用什麼法兒得的 都算偷盜 這一誠講的是公道 凡不公不義的事 全算犯七誠 而且得了不義之財 望得赦總得補還

第八誠 不許妄證 就是不許誣賴人 人沒做的惡 不許誣妄說人作了 而且沒有證據 不得疑惑他人

第九誠 不許貪愛他人的妻子 第六誠 禁止作邪淫的事 第九誠 命人心裏不許貪愛邪淫的事 淫念一來 卽刻退逐 不犯誠命 若心中喜愛 盼望去做 就是犯誠命 有大罪 第十誠 毋

貪人財物 是命人心裏 不許貪愛不義之財 譬如人心裏 願意
偷人 實事沒偷 亦犯誠命 這就是天主十誡大概的意思 至於
天主教中別的誠命 都是根本這十誡立的 或是本着耶穌的訓語
定立的 總而言之 全都盡善盡美 國家的法律 他教門的誠命
只顧人外面 沒有管到人心裏的 惟獨天主教的誠命 外面不
准做的惡事 心裏亦不准貪愛 請注意 這十條誠命 本是人良
心的理 是天主造人之際 就把這十條誠命 印於人心了 前三
誠 命人恭敬天主 所以連那些沒有禮儀的野人 亦恭敬神 可
見敬神 是人良心的理 可惜多人沒找着真神 就去恭敬假神
後七誡就更明顯了 忤逆不孝 殺人放火 奸盜邪淫等等 有誰
不知 做了這些惡事之一 就是背良心呢 再說各國的法律 爲

本國民人相宜 爲別的國就不相宜了 惟獨這十條誠命 沒有不相宜的 總上所說 天主教 恭敬的神 是起初造了天地神人萬物的天主 不能不是真神 從歷史上 從實際上 從道理誠命上 全證明是天主設立的教 可見天主教 是天下獨一無二的真正宗教 我以上所講的 是三個大問題 一 人自何來 二 何爲而來 三 死歸何所 故亦可名人生問題 前二問題 已經講明 就是人自何來 答是天主造的 恭敬天主 行善立功 這就是人活在世 一生的大事 不然 就算白活了 下面要講人死歸何所

●天堂地獄●

前頭我已經說明 世界上萬物之中 數着人受的苦最多 既然天主造了萬物 全是爲人 我們仔細想來 萬物全都有福 惟獨人苦的了不得 這是明明的 告訴人知道 世上不是人常住的地方 是受試探受苦立功行善的地方 誰在世立了功 死後要永遠受賞 永遠享幸福 倘若不信 還有一條理 可以證明 就是人心總不能滿足 富了還想富 貴了還想貴 雖貴爲天子 富有四海 還是不知足 一人是這樣 千萬人莫不是這樣 全世界的人都是這樣 這不是明明白白的 教人知道 後世有個永遠的賞報麼 非得了這個賞報 人心是不能滿足的 要不如此 是造物主

欺哄了人 使人永沒有知足的時候了 從這些理看來 人死後是
決然不能就算完了 定然要有個賞罰 誰在世找着了真神 奉了
真教 盡心盡力的守誠命 行善立功 若以前犯過罪作過惡 當
改惡遷善 盡力作了補贖 這樣的人們 死後天主賞他升天堂
我說的天堂 不是釋氏說的什麼西天啦南天啦 天堂的福 是全
能的天主預備下 爲賞他所愛的功臣義士 那個福樂 是世界上
萬不能有的 亦不是世上福樂能比的 譬如一人想 坐了全球上
的皇帝 普世惟我獨尊 想着這個福樂 可就大極了 若同天堂
裏的福樂相比 連萬分之一還比不上 設若有人想 天堂的城牆
是金磚砌造的 房屋的頂子是整個的大夜明珠 牆是整塊的大金
鑽石 地是各色寶玉鋪成的 人穿的衣裳 全是奇珍異寶 吃的

山珍海味 這樣同天堂的福樂近似了 豈知還是萬萬比不上 且覺得可笑 怎麼說呢 我給您說個比方 就明白了 人用草喂驢馬 加點料 不過是黑豆高粱 亦不能管飽的 喂牲口料 牲口是不會思想的 假若牲口會思想 想他主人赴筵席時 是管飽的吃料豆子高粱 豈不可笑了麼 總而言之 天堂的福樂 是人設想不到的 因為天堂裏的人所享的福 就是全能無限量的天主享的福 這樣的福 教人心滿足的了不得 還是絲毫的苦不能再有 而且是永遠沒完的享福 這是善人們的結果 不恭敬天主的作了惡的人們死後 天主要罰他們下地獄 這個地獄 也不是迷信家說的十八層地獄 什麼下油鍋 上刀山 碾子壓 磨子磨 這全是人明悟能設想的 不是真地獄 真地獄的苦 要比這個厲

害萬萬倍。地獄裏的人們，如能只受下油鍋，上刀山的苦，他們拿着當享福了。因爲是一句話，造了這樣的高天，一句話就造了大地，並造了各樣萬物的，全能的天主用他的全能，造了地獄，爲罰魔鬼惡人們的地方。這個地獄的苦，是人們明悟設想不到的。世上的萬難萬苦，比不上地獄裏絲毫的苦，就是把普世界所有的苦，全聚積在一塊，同地獄裏一點的小苦也比不上。在地獄裏各樣的苦，全是一點安慰也沒有，還是總不能止住一分的工夫不苦。天堂的福，是按人的功勞大小，享福大小，地獄裏的罰，亦是這樣，犯了什麼樣的罪，就有那樣相稱的刑罰，犯的罪越多，受的苦越重越大，各式各樣的苦全有，而且是厲害無比，除了這些大苦以外，天主耶穌告訴人知道地獄裏有火，是下了地獄的人。

都當在這大火裏燒 這個火 要比世上的火厲害萬萬倍 若拿世界的火 比地獄的火 世界火就成了紙上畫的火一樣 因為天主造了世上的火 是爲人用的 造了地獄的火 是爲罰人的 理當萬倍的厲害 請想日頭的火 就比世界的火厲害多了 以天文家說 日頭離地球夠好幾千萬里地 相離是這樣的遠 到了夏天的時候 晒的多麼熱 可見日頭的火 是多麼厲害 天主造了日頭 是爲人用的 若是爲罰惡人造了地獄的火 更該多麼厲害呢 若果地獄的人能死 一到地獄立時刻就得死 連一分一秒亦不能活 可憐哉 地獄的人們 受這樣的重大的苦 是永遠沒完 千年萬年 萬萬年之後 還算是起首 比方一個牛 身上的毛有多少 多的數不清 若把普世界的牛聚在一齊 牠們身上共有多

少毛 可以說多的數不清了 到底總是有數的 若是天主同地獄裏的一個人說 你在地獄裏 受一年苦 我從世上的牛身上取一根毛 給你計數 如若你在地獄裏受苦的年數 有世上一總的牛毛一般多了 我就免你地獄的苦 他若聽着這話 還是喜歡的 不得 豈知連這麼個希望也沒有 因爲人犯罪得罪的 是無限量的 無窮無盡的天主 理該當受這無窮盡的苦 人死之後 善人的靈魂 升天堂享福 惡人的靈魂 下地獄受苦 到世界末日的時候 或說世界窮盡的時候 天主命死過去的人們的肉身都要復活 到了那時 人的肉身 亦不死了 善人們的靈魂肉身 同升天堂 永遠享無窮的福樂 惡人們的靈魂肉身 一齊下地獄 永遠受苦 這就是人類將來的結果 恐怕有人說 你說的天堂裏的福地

獄裏的苦 是口舌不能講說的 筆墨描寫不來的 因為是實在沒有的事 若有就能講說 我答說 我所講說的 全是據實情 憑真理的 是世界上許多名人博士相信的 不是我無中生有捏造的 您既如此說 我亦不得不答 請問顏色是有沒有 紅黃黑白是實有的 一個胎生來的瞎子問您說 什麼是紅 什麼是黑 您怎麼給他講說 諒您也講說不來 世界上的事 您還講說不來 世界以外的 天堂地獄 我怎麼講說得來 或又有人說 這些話都是宗教家的迷信 您這樣說 是您真假不分 不察情理 不管我講的是什麼 如不聞不見 是一口咬定啦 迷信二字 到了這般地步 本沒有說講的餘地了 我不過還有一言忠告 您要注意 小心些 到了水落石出時 再後悔遲矣晚矣 迷信二字何講 是

對於信字 迷住了不明 就叫迷信 不當信的他要信 叫迷信
當信而不信 亦是迷信

● 人人都該奉天主教 ●

從上面這些道理看來 人活一世 不是只顧眼前活着享幸福就完了 後來的關係更大 一步走錯 後悔無窮 從此亦可知宗教對於人的關係了 若奉了真宗教 那纔是有幸福的 若奉錯了教 那禍患可是不可設想的 所以不當說生在那一教中 就該死在那一教 不能更改的 若對於無關緊要的小事 我也不說什麼了 對於關係永遠的大事 我不能不極力辯論 把真假是非 分的明明白白 比如 您要是在窮苦之家 莫非您就不想發財過好日

子麼 我想您一聞此話 必然不悅 暗暗說 我怎麼不想發財呢
請你想 生在窮家的 發了財當了富人 並不是丟人 生在錯教
中 怎麼就不能奉真教 若改奉了真教 就算丟人 有這個理麼
那麼父母是平民 兒女輩就不得坐官麼 坐了官就算不孝
有這麼說的麼 不但沒有這麼說的 還要說是光耀祖宗 改換門
庭 須知不認識天主 不奉天主設立的教 是天主的逆民 是魔
鬼的奴才 奉了天主教 因着領洗聖事的恩惠 一躍竟爲天主的
子女 比坐了皇帝還貴 倒拿着當丟人 謂不孝 我可真不明這
個理 有人說 各教門都是勸人爲善 何必奉天主教呢 請您要
注意考察 天下的教門林立 多的很 各教理 未必全是以勸善
爲本 不過以行善作個招牌而已 還有以假惑人的 譬如買鳥放

生爲善 自己生下個兒女 却害了她的命 不知是行善呢 是作惡呢 何況真神不能有二 真教也是獨一 一家不能有兩個當家的 一縣只有一個縣長 一國只有一個首領 一家有兩個家長 家必亂 一國有兩個首領 國必分 天上若有兩神 天象必要變 世事亦必亂矣 若有二神 是那個先有 先有的 是萬有的根源 是真神 後有的 是受造的 就不能是真神 憑這些理看來 真神只有一個 就是造成天地神人萬物的真天主 真天主既然只一個 真教也是獨一 就是天主的 不能再有別的真教 因爲各教中的道理 規矩不是一樣的 而且多有相反的 甲教說是的 乙教就說不是 乙教拿着當真的 甲教反說是假 難到一個神教訓甲教是的 轉過臉來 告訴乙教說不是 豈有此理 我纔敢

說句決斷的話 天下的教門 不能全是真教 亦不能全是假教
理當有一個真教 其餘全是假教 理當去假奉真 誰若肯仔仔細
細的研究道理 我敢說 他定承認 說真宗教 只有天主教 再
說前面已經講過原罪的來歷 是人人都有原罪 不奉教不得領洗
赦原罪 有原罪就不能得救 所以奉天主教 是人生最緊要 最
有關係的大事 我所以叨叨不休 不嫌厭煩 苦口相勸者 是我
得了真道 我覺得非常的快活 幸福是另外的大 我願把我所享
的幸福 分傳與衆同胞們 恕若不信 我設個比方 恕就明白奉
了天主教 是多麼有福 比方甲乙二人 是以拉洋車過活 你若
到過北平 張家口 見過拉洋車的 知道這拉洋車是件苦事 本
來坐車是個人 拉車也是人 拉車的就給坐車的當牛馬 使喚着

您說苦不苦呢 甲一天遇着個慈善家 見他這樣苦 給他說
你拉我到某處 離這裏不過一里地 我給一大塊洋錢 甲聞此
言 拉車過來 跑的非常的快活 乙則不然 遇着這麼個不說理
又豪橫的 這麼個人上了車 坐下令就得走 若不走 罵是
小事 抬起腳來 又踢又打 乙無奈何 拉着車走 心裏定是非
常的苦惱 亦不知道往那裏去 拉到地頭 給錢不給 還兩放着
這就是奉教 與不奉教的一個現像 奉天主教的人 心裏明白
天主造了人在世受苦 爲立功 立了功纔能享天堂的福 是拿
世苦 以換天堂的大福 他這想想 不獨能使他甘心忍苦 且能
變苦爲甘 不奉教的入 可不是這樣了 活着願欲享幸福 而世
事反多苦惱 欲不苦不能 死後究竟是怎麼樣 亦不知道 說起

這個死字來 就更苦了 豈不是苦上加苦了麼 在佛經上有句話
說 世界如苦海 回頭即是岸 世界如苦海的話 我却認可 回
頭即是岸的話 我實不明 我不論是怎麼樣回頭 也登不了岸
心裏仍舊有苦 我想創說這話的人 亦無法令人沒有苦 可見是
句無意味的空話 我今拿這無意味的話 換個樣說 就有了深意
了 世界如苦海 奉了天主教 就是岸 這是眞道 能教人甘心
吃苦 變苦爲甘 還有天主的聖寵 人若得了天主的寵愛 心中
的喜悅 更不是言語能形容的 一個熱心守規的天主教人 眞能
隨遇而安 享眞正的幸福 他既守了這麼全善全美的誠命 一生
不敢作稍微的惡 後來那能夠有錯 然要升天堂的 眞宗教的道
理規矩 不獨能令人得益 且能治民強國 請考察世界歷史

如今的列強 文明國如英法意德等 一千五百年前 全是野族
他們是怎麼文明的呢 是他們奉了天主教後 用天主教的規矩
把他們的國 治理文明的 若我們四萬萬同胞 果得全奉了宗教
我敢保我國家的地位 一躍而居列強之首 真要能如此 方不
負著者之苦心 雖死亦可含笑矣。

● 讀前序日日提倡道德而道德不行書

後

我們人的一思一動 必定有個目的 目的雖各不同 然總出不了
是為謀求幸福和快樂 幸福的根源是道德 所以人人知道積德就
是積福 道德的根本 是出自人思想的意向 思想純正 作出事

來 就是道德 所以說思想爲事實之母 到底思想的邪正 爲外人所不知 法律所不及 無人監察 無人管理 天下無論什麼事物 若無人監察管理 必定日就腐化荒蕪敗壞 人的思想又何獨不然 倘使人皆知冥冥中實有一大造主管 無上威權 微善必賞 纖惡必罰 身後有永久禍福 向善有所望 作惡有所憚 思無邪則行近道矣

▲報本▼

光華燦爛之宇宙 大造全能之表現也 奇異美妙之萬物 大造全
 智之顯徵也 人立天地之間 含靈負異 知善惡 通古今 達萬
 理 大造全善獨寵也 倘世界無人 則天地萬物 日月星辰 皆
 無的無向 等於虛設 是知天地萬物 皆爲人而造 彰彰明矣
 萬物皆爲人而造 大造愛人之情 豈有涯限哉 人人承受天地覆
 載 日月照臨 萬物備用之宏恩 故信仰大造真宗 爲人人之重
 責